戲瑕

戲瑕第一目錄

蹲鵰

排倒秦皇石

支郎

弄

愛妾換馬

折衝

三公九卿

浮鈞

平仄古語

沿誤

鹵路馬

稱姫

秋栢之實

緇帷

支羅服蒸横麥

玉葉象楮

戲瑕第二目錄

古人姓名

目送

碧油幢

多羅

弄叅軍

犬龠

五行先後

狀子戲

草木

安定論史

垂拱

東海于公

賫斧

桑穀兩見于殷庭

王良

古人墓文字簡

宇義
瓜絲上環
樊蘇
紅襟鞨
搏頰
沈郎腰
蘭燕
史文矛盾

趙飛燕別傳

劉季

戲瑕第三目錄

四皓

秦會稽刻石

瓜當

牽牛織女

青鳥

遺迹二事相類

凡鳥

舠

戲瑕第一

賈 錢希言譔

沉魚落雁

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此出漆園氏語故唐人宋之問浣紗篇云鳥驚入松蘿魚畏沉荷花後世遂稱沉魚落雁之容至抱朴子曰昔西施心痛臥於道側蘭麝芬芳見者咸美其容此

又言美色能感動夫草木不獨魚鳥之有情者矣書固不可盡信哉

青泥

拾遺記禹導川夷岳而玄龜負青泥於後玄龜河精之使者也龜頷下有印文皆古篆字作九州山川之字禹所穿鑿處以青泥封記其所使玄龜印其上今青泥與漢武蘭金紫泥同類耳梁簡文與蕭臨川書

必遲青泥之封故今人直以青泥爲墨奏

高唐雲雨

高唐雲雨是先王楚懷事楚襄雖夢神女而賦中不言雲雨也乃唐人詩如傾國傾城漢武帝爲雲爲雨楚襄王雲雨無情難管領任他別嫁楚襄王料得也應憐宋玉只應無奈楚襄王今來雲雨知何處重上襄王瑣琑筵此類甚多徃徃誤稱相沿不

改後遂爲塡詞家借資煞使玉其能而儁

懷玉便不成佳話矣高唐賦中宜爲行雲

至今亦莫有稱曰雲者看來古人命詞遣

字皆須韻致不專以理勝也又閱元微之

會眞詩晨會雨濛濛則不獨稱暮雨矣

龍鍾

竹名龍鍾而唐詩雙袖龍鍾淚不乾則直

以貌老人衰相矣然竹實有名龍鍾者羅

浮山第三十一嶺半是巨竹皆七八圍長一二丈謂之龍鍾竹又石有名龍鍾者漢武帝時暘闗外花牛津得異石長十丈高三丈立於望仙宮名龍鍾石宛委餘編龍鍾不翹首貌

宋家微詠

宋玉微詠賦而廣文選誤玉爲玉題作微詠賦下書宋玉之名玉微乃南宋人史與有姓名宋人小說辨之詳矣近倉公枕譚

亦援其說以爲疎謬如此殊誤觀者但余
考宋書南史並稱微少好學無不通覽善
屬文能書畫兼解音律醫方陰陽術數爲
文古甚所著文集傳於世其說如此然時
代遼遠古人文字少傳集中詠時[illegible]詳
核乃唐陸龜蒙撰自遺詩三十[illegible]載笠
澤叢書者中一首云月澹花閒夜已深宋
家微詠有遺音重思萬古無人賞露濕清

香獨滿襟據此則天隨子博學人也不應託之聲詩乃爾豈亦讀誤本而云然耶然令此賦果出景玄手雖章華大夫吐詞命藻無以加焉是知古今人不甚相遠也

行李

凡國之將命遣使往曰奉命來曰復命其稱謂有行李左傳曰行李之往來杜預注行李使人也宋儒謂杜氏不究意理然杜

氏未嘗誤也乃是後人不究意理誤以遂行裴束爲行李耳觀隋注摠有辭行奏賦則行李之爲行使㠯疑矣

中山千日酒

劉玄石於中山酒家沽酒酒家與千日酒三年巳葬開棺復醒故俗云玄石飲酒一醉千日此載博物志諸書可考搜神記尤演出一段無稽之談以酒家主人爲狄希

以沽酒者爲姓玄名石讀之眞可絶倒其非于令升筆斷無疑矣

蹲鴟

梁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解蹲鴟芋也而爲羊字後有人餉羊肉荅書云損惠蹲鴟唐率府兵曹參軍馮光震入集賢院校文選又注蹲鴟爲今之芋子即是著毛蘿蔔此二事一出顏氏家訓一出譚賔錄並足

軒渠滿朝貽笑千古

排倒秦皇石

索虜託跋燾登鄒山見秦始皇刻石使人排倒之據南史宋書皆載其事以余考之秦有嶧山碑泰山碑朐山碑之罘碑琅邪碑並李斯籀文而未聞鄒山有秦皇石也豈亦所謂沒字碑耶聞山東鄒縣今有嶧山碑翻刻蓋嶧山故石燬于火久矣

支郎

魏高僧支謙博覽經籍兩眼多白而睛黃時人謂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

按晉支遁字道林世稱林公亦稱支公亦稱支法師亦稱林道人亦稱林法師未嘗呼郎也然則支郎之名終當屬此地道人耳

弄

南齊蕭諶等謀廢鬱林王領兵入宮出西
弄殺之按隋書南寧有小勃弄大勃弄又
洞庭山有風弄巖陵瀬有風七里無風七
十里土人謂之瀧或訛爲龍余以爲皆非
必當從此弄字宋人葉夢得避暑録話效
未嘗考故因循其舊說耳或以衖字當彝
字者恐誤衖則巷字楚辭家衖家巷也揚
子一閧一巷也

愛妾換馬

梁簡文樂府有愛妾換馬樂府解題曰愛妾換馬舊說淮南王所作疑淮南王即漢劉安也古辭今不傳後閱獨異志載魏任城王曹彰性倜儻偶逢駿馬愛之其主所惜也彰曰余有美妾可換惟君所選馬主因指一妓彰遂換之馬號曰白鶻後因獵獻於文帝此於淮南之說理較長矣乃宋

人詩話却指鮑生以四絃換韋生紫叱撥爲愛妾換馬是開成後事也何其謬歟前文樂府結語有眞成恨不已願得將軍盡應劭風俗通引古諺云殺君馬者路旁兒言傷人譽馬乘者盡力馳死也而唐人張祜詩結語緜絮最佳恩勞未盡情先盡暗泣嘶風兩意同可謂脫胎換骨

折衕

身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韓詩外傳注曰衝衝車也謂敵設此以臨城大臣謀于廟堂遙以折之披風后握奇經云地之前衝爲雨覆風爲虵蟠圍繞之義也天地之後衝爲飛龍雲爲鳥翔突擊之義也天地風雲龍鳥虵雨所謂風后八陣傳行圖記後代陣法皆出乎此夫握奇經三百八十四字乃漢公孫弘所解並注韓詩者

未見其書故漏斯義而不逮及取漢表三國間有折衝校尉折衝中郎將熱綦輿根爲折衝將軍隋沈光爲折衝郎將唐有折衝府唐人田司馬爲長松府折衝名各不同

三公九卿

三公象五岳九卿法河海三公象三台九卿法北斗春秋漢含孳載此今世獨尚書稱北斗外藩諸侯得稱四岳與古異矣

浮鈎

家語子貢問玉篇孚尹旁達信也注孚信尹正也孚尹旁達者玉之所稟烈火不變其質有似於信也禮記注亦云孚尹猶言信正獨初學記玉部之事對中改孚尹爲浮鈎而以儷於垂棘其下引注不明言其所以友人嘗舉以問余謂初學記乃唐翰徐學士等奉詔所撰以帙與藝文類聚略

相似考之類聚本孚尹與家語禮記合而初學乃作浮筍何愛奇而好詭若此與余應之曰子徒見夫陳澔之禮記集說何孟春之家語注而未見夫漢鄭氏所注戴氏禮則何怪其然也鄭氏謂孚當讀爲浮孚當讀如竹箭有筍之筍浮筍玉采色也然今世儒皆讀孚尹如字瞶瞶相傳不及古人遠矣按漢劉熙釋名孚與浮字同義謂浮甲在上稱也

平反古語

太公兵法引黃帝語曰熒熒不救炎炎奈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孔子入后稷之廟讀金人背銘則曰滔滔不滅炎炎若何毫末不札將尋斧柯本皆黃帝之言而有小異至宋徐羨之奏廢義真則又平反其詞云臣聞原火不撲蔓草難除青青不伐終致尋斧黃石公書曰香餌之下必有懸魚

重賞之下必有死夫而吳小將張梁亦采反其說以諫孫權曰臣聞香餌引泉魚重幣購勇士是數者語相髣髴意實一揆

沿誤

唐李涪著刊誤謂周禮九棘三槐通謂之九卿三公故九寺爲九棘不宜獨指大理爲棘寺也宋彭乘撰墨客揮犀謂左傳一介行李杜預注行李爲行人今人以行裝爲

行李非也二書傳至今日又數百載矣孰有稱九寺爲九棘者乎孰有不以行李爲行李者乎何况他事焉能攻哉貴耳賤目有習無心在古如斯所謂年年依樣畫葫盧匪自今而然矣

齒路馬

他馬與路馬同道不自斂退與之齊衍是之謂齒有誅者薄責皆可名誅也或謂見

路馬之齒而蹴以足者或謂驗路馬之齒而命其年者皆非案馬齒之義當取晉荀息操璧牽馬而報獻公公喜曰璧則猶是也吾馬齒加長矣故今人自謙其年曰馬齒至荆桂國莊伯令涓人取冠進止問馬齒圉人曰齒十二與牙三十（馬之齒上下十二牙上下十八合為三十）此則齒牙之齒矣應璩新論有之

百僚立中正九品置都士州閭與郡縣齊

騃如馬齒不相識何緣別義理亦此齒也
二馬齒字稍與齒路馬之齒奈圖

稱姬

疑耀謂姬者周姓後世字學不明以姬爲
爲女人通稱耳其似不然姬故黃帝氏姓
周人尊之故春秋稱王姬諸姑伯姊並得
稱焉魯爲同姓稱叔姬季姬其媵猶齊之
稱姜宋之稱子陳之稱嬀秦之稱女懷嬴

之類是也蓋古者婦人稱名率從其國姓而女之適人者明有所從則文繫諸國者郯伯姬杞叔姬宋蕩姬鄭季姬衛侯盛姬穆姜之謂矣至周穆王娶盛伯之女傳聞同姓之親故稱盛姬固一說也然水經注載巫山之上帝女居焉宋玉所謂天帝之季女名曰瑤姬襄陽耆舊傳則稱赤帝女姚姬未行而卒葬於巫山之陽是乘在周

以前乎而楚非周姓文王得有之娥潛夫

年不聽胡魏安釐王如姬最幸為公子盜

晉鄙兵符楚莊王立鼓鍾之間左伏鄭姬

右擁越姬又左傳有秦姬燕姬胡姬齊姜

媵彼何以故至漢魏而後相沿為嬪嬙戚

[illegible]之通稱矣然則稱姬者自是美名之意

係赤帝時已有之何關後人謬戾哉張氏

乃詆其非重出而兩見邪抑別有見竊謂

今之稱姬者獨吳人爲近古蓋吳之先世姬姓也六朝三唐詩中往往稱吳姬壓燕趙佳人亦並稱姬罪不在字學之不明矣

秋栢之實

郭注精誠之至故爲秋栢之實猶言化爲異物耳即婦人化石萇弘之血成碧望帝變爲杜宇意追思少年讀莊子粗心浮氣却將化爲秋栢之實作拱木義解大謬

緇帷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緇帷者言樹色緇黑列樹若帷幔然陸士衡招隱詩密葉成翠幄謝玄暉詩綠陰漸成帷其義一也而司馬彪訓作黑林名殊不典

支羅服烝橫麥

治疾當得眞人參反得支羅服當得麥門冬反得烝橫麥一代以下皆以支羅服烝

積麥合藥病日痁而遂死也擬瀆大諭姐此支羅服疑今小朱蘿蔔也畏蕺制有之一謂之丁香蘿蔔其形如參故誤用耳蒸積麥疑即本草積麥是矣陶弘景曰根似積麥故謂之麥門冬以訛傳訛爲所底止

玉葉象楮

列子宋人以玉爲楮葉韓非子宋人以象爲楮葉

水滸傳

詞話每本頭上有請客一段權做過德勝利市頭迴此政是宋朝人借彼形此無中生有妙處遊情汎韻膾炙千古非深於詞家者不足與道也微獨雜說爲然即水滸傳一部逐迴有之全學史記體文待詔諸公暇日喜聽人說宋江先講攤頭半日功父猶及與聞今坊間刻本是郭武定刪後

書矣郭故射注大僚其為詞家風馬故畫文悉被刻薙眞施氏之罪人也而世眼遂難漫云搜求武定善本殊可絕倒胡元瑞論云二十年前所見水滸傳本尚極足尋味[illegible]今為閩中坊賈刊落遂幾不堪覆瓿復數十年無原本印證此書將永廢矣然則元瑞猶及見之徵余所聞罪似不在閩賈錄鬼簿中具有宋江三十六人事迹是元人鍾繼先所編宣和遺事亦載宋江并花石綱

簿中施氏水滸蓋有所本耳一云施氏得宋張叔夜擒賊招語因潤飾以成篇者也

纏足

婦人纏足胡元瑞以爲起於唐盛於宋元楊用修初不得其說後讀漢雜事秘辛而方知漢世已有至以踈陋自嗤一公該洽其辯訂閨閣中事如此余見一書稱纏足始於帝辛時妲己狐妖故纏其足以避宮人也此說見古要必有據

三生石上事

宋人小說中惟圓澤三生石上事是蘇長公撰却類唐人文筆今廣記中亦闌入矣後閱冷齋夜話乃知唐人元有忠義傳載李澄之子源與惠林寺道人圓觀游詣蜀錦襠婦人家却後十二年扣角而歎於孤山月下蘇長公刪潤其語而曰圓澤其實非長公筆也

昭穆

昭明穆美蓋充揚先祖之德著斯美號故文昭武穆之稱當出後人頌述豈其序於生前哉考之大戴禮惟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而無亂也故曰尊昭尊穆咸在而不失其倫又曰昭與昭齒穆與穆齒至於葬之用昭穆不知何始疑亦行古之道耳今人葬禮猶沿

其禮於一不廢而於坐位之間動稱昭穆獨其旨矣至有父子叔姪間亦相向而坐儼借昭穆之義不亦乖乎

御賜月兒羹

世傳龍城錄是柳宗元譔而近見一書載柳誠懸嘗作龍城記爲錦様書以進唐文宗方御煎䴵月兒羹命分賜之不知何所據也抑龍城記又別一書耶小說並稱宋

人王銍誤托名柳州

寒食上墓

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此大戴禮祭義之文也後世清明十月朔掃墓之義出此乃疑耀謂寒食節上墓其制不見於古即孔子謂望墓以時祭祀未嘗明言以寒食節登其

未之讀禮乎宋胡謝海有悲人道賦雖熟嘗與灑掃廁十郭而求絲

壞東閣爲馬廐

公孫弘布衣爲丞相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兒大夫分祿養賢卑已下士葛繹澎侯賀壞其館毀其客館議堂以爲馬廐撮舍今人並言劉屈氂而不知有葛繹澎侯按公孫賀劉屈氂爲丞相時客館已廢爲馬廐車庫奴婢室矣實非屈氂壞之也

堊

以白土飾牆爲堊郢人運斤削而去其塗是矣而韓非子宮有堊器有滌注堊漆之也豈灰飾亦可言漆乎又周禮注素車以白土堊車藻車以蒼土堊車則不獨牆之堊矣山海經大次之山山中多白堊

墨子

墨子年八十有二歎曰世事亡可知矣乃

入山精思至道想像神仙於是神人授以素書朱英九方道靈教戒五行變化凡二十五卷墨子拜受合作遂得其効乃成地仙隱居以避戰國至漢武帝時遣使者楊違束帛加璧以聘墨子墨子不出視其顏色常如五六十歲人周遊五嶽不止一處也然則墨子仙矣何後人以爲釋哉張陵柱了與氏之說而傳訛之耶

薑芽帖

往一老先生云許文穆公昔年以史臣奉使　冊封朝鮮其國王問柳柳州薑芽帖書法頗佳有處可物色否文穆一時不知所謂對事竣還朝問諸館中諸公亦復茫然於是文穆謝病還新鄉以不能應對爲恥信乎博識之難也余訊故老皆不知有薑芽帖偶閱柳子厚詩有重贈劉夢得二

首其末章云世上悠悠不識眞薑芽盡是
捧心人若道柳家無子弟往年何事乞西
賓而劉隨州禹錫集中亦有答柳柳州書
首其首篇云日日臨池弄小雛還思寫論
付官奴柳家新樣元和腳且盡薑芽斂手
徒即此事薑芽帖信有之乎第我輩日聚
訟於雌黃癡龍之間猶未及究此僻事許
公宰輔豈暇汎瀾不知何足為病

詩叶管弦

疑耀謂詩自三百篇而後至於我　明朱有一語可被管絃者蓋文采有餘性情不足也其詭駭俗無已太狹夫詩本性情去朝樂府三唐絕句何莫非緣情之妙製聲韻天然可絲可竹信如張言然則彼皆非耶沈香亭下清平調與旗亭酒壚諸歌宮人伶伎矢口而寫亦何嘗更換錯綜添減

而後於聲律協乎且自鐃歌廿八曲前秦歷代樂章以薦宗廟以格天地皆是物耳假令不入聲律曷以臻斯妙用古人有知豈不揶揄地下哉張氏又謂離騷廢而樂府繼之不知未有離騷先有樂府其來久矣桐峰梓瑟坊自窮桑卿雲南薰起於虞代穆王之白雲黃竹尼父之梁木猗蘭是皆在鐃歌十八曲前也何謂繼騷而作耶

朝士

國策史記諸書載豫讓對趙襄子言智伯以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說苑則曰智伯朝士待臣臣亦朝士爲之用

桃始華

呂紀月令始雨水桃李華蓋本於夏小正春正月梅桃則華後禮記改爲桃始華且呂肯別札乃謂始字當讀如試花之試然

則蟄蟲始振始電桐始華虹始見萍始生天子始乘舟天子始絺涼風始至始用畜戮天地始肅始收斂水始涸雷始收聲霜始降水始冰地始凍天子始裘皆可云試予嘗古人著書若是其膚陋哉抑何鑿甚

咸陽

宋秦丞相檜當國勢燄熏天士大夫稱之曰咸陽而不名亦猶晉號司馬氏爲典午

唐呼牛僧孺爲奇章意也又檜嘗自稱秦
會之而不名字以表德於義亡當

不唾井

古諺云千里井不反唾以嘗飲乎此雖未
之千里而非恐唾也此即食不毀器蔭不
折枝之意亡它深義故觀曹植代劉勳
妻王氏作去婦詩曰千里不唾井況乃昔
所奉而李白爲平虜將軍妻賦詩亦遂采

用其意而曰古人不唾井莫忘昔纏綿處六朝詩中援引唾井事甚多乃宋人附會埜草之說何其穿鑿甚乎

姓誤

繆姓通作穆秦繆公魯繆公左傳皆作此穆字三國志關羽謚壯繆近皆呼作紕繆之繆余鄉有白龍之母繆氏今文字中亦共稱繆祠龍女恐不如穆祠為古矣又葉姓

从㭾孫竪傳有都尉葉雄宜從本韻失涉切讀與好龍之葉公同為正俗作葉是草木之葉也又譚姓即談姓晉有征東將軍談也近余邑亦呼作啖字於義當特姓从覃今並皆仿皇甫複姓今止呼皇種種訛舛何不正之徃時有呼屈原之屈為屈伸之屈不知其字同而音非也前輩嘗有一對投水屈原終是屈殺人曾子又何曾

斯亦可以證歟

侍兒小名

宋晉陽張邦幾著侍兒小名錄拾遺覽纂免往一漏萬而汝陰王銍復著補侍兒小名錄雜出不倫所引霍小玉傳樊氏鮑十一娘一段殊於侍兒小名以當又載李文公集禽滑釐問於子墨子叔齒僎憧𡟲女曰數奇可安曰苟佞皆寓言也其猶莊子盧

有亾是之類豈宜向癡人前說夢耶王丞相安雷尚書覺是美戲之辭何與小名故事

刮鏽

巾箱書雖始東漢時濫觴至於唐宋則爲士子科場中懷挾矣又宋有博學宏詞科懷挾之書名曰刮鏽中作細行字皆蠅頭小楷梓行於世近來浙中盛行小帙書初則供估客蓬窗之翫今詞人賦客並載以

出遊槖橐滿囊似非雅道所當也

黃鬚傳

李藥師遇亂髯客事甚奇張說立傳玆亦變幻及閱宋人高平范公稱過庭錄則又有黃鬚傳一篇但言竊富家女不言楊家紅拂妓而亂髯捐貲佐李一段亦不之及文無波瀾不似出唐人手

漢皐

湯有七年之旱史記云流金鑠石而說苑云
云煎沙爛石史記云桑林翦爪而說苑云
持三足鼎祝山川其說稍異

東方朔

別國洞冥記載東方朔字曼倩父張夷字
少平妻田氏女夷二百歲顏如童子朔生
三日而田氏死時景帝三年也鄰母拾而
養之忽失朔累月方歸母笞之後復去經

年乃歸母忽見大驚曰汝行經年一歸何以慰我耶朔曰兒至紫泥海有紫水汚衣仍過虞淵灘浣朝發中返何云經年乎後有黃翁告朔曰汝太白星精也獨異志則載張少平妻田氏少平卒後累年寡居忽夢一人自天而下壓其腹因而懷孕乃曰無夫而孕人將棄我也徙於代依東方五月朔旦生一子以其居代東方名之東方

朔或言歲星精多能無不該博矣列仙傳則載東方朔平原厭次人也久在吳中為書師數十年武帝時上書說便宜拜為郎至宣帝時猶在智者疑其歲星精也云[illegible]如此後余閱道藏經中一段記東方曼倩本姓張氏一曰金氏生三日而母亡鄰母拾得之時東方始明故姓名曰東方朔此其說更奇嘗謂日之朝亦可名朔不獨月

之日爲朔矣但太史公與朔同事武帝不
應略其始生之事而第言齊人有東方生
名朔以好古傳書愛經術多博觀外家之
語是直以先生爲滑稽者流耶及觀先生
自上書武帝云臣幼失父母養於兄嫂盖
初未嘗言育他姓也且神仙傳稱東方朔
生天無歲星武帝亦云歲星在朕座傷十
八年而不知洞冥又謂太白所降豈不誑

之訛者予又嘗見一書云母夢太白臨其上因有娠生朔此又傳訛獨異志者按天文書五星盈縮失位其精降於地而爲人歲星降爲貴臣太白降爲壯夫處於山林然則朔之爲歲星所降斷無疑矣乃朝野僉載唐崇仁坊阿來婆彈琵琶覩者見一將軍紫袍玉帶甚偉下一匹細綾請一局卜來婆鳴絃柱燒香合眼而唱東告東方

朔西告西方朔南告南方朔北告北方朔上告上方朔下告下方朔將軍頂禮旣畢請甚多遂即隨意支配據此則東方朔本一人也今變姓爲上下四方而其名獨不易何也是時逆璋全盛好厭禱之事而此邪俗師婆專行厭魅其後事發伏誅往往於殿上掘得巫蠱左道之惑世如此不大可絕倒哉元人西湖竹枝詞有柳洲亭下

問來婆即指其事附錄于後以資軒渠

吳越諱忌諱

先王諱鏐又小字婆留故吳越民間皆改劉爲婁如婁隱婁門婁江之類並因鏐字而改今嘉定縣即古婁城地也其時不特呼南海婁氏番禺婁龔及婁漢宏婁僕龍驅卯金氏而悉從邾國之後此亡論矣獨怪于古人姓名亦無不易何歟王嘗命簡

書辟羅隱中有二聯云仲宣遠託夷荊州都緣亂世孔子辟爲魯司寇只爲故鄉邦載而下令人撫掌案山海經有夏后開蓋諱啓名也諱所繇始矣至夫差女名玉此故吳兒諱一十爲念石勒名胡故胡物皆改名如胡餅曰麻餅胡荽曰香荽胡豆曰國豆石虎諱言勒故呼馬勒曰轡勒菜曰香菜桓玄呼人溫酒自道其父名旣而曰

英雄正自奄疎宋明帝好鬼神益尚忌諱
言語文書有禍敗凶喪疑似之說犯即加
戮改騧馬字為馬邊瓜以騧字似禍故也
禍乃俗字古體本無
宣陽門謂之自門以不祥諱之
尚書右丞江謐誤犯帝變色曰白汝家門
秦苻生自以眇目所諱言者殘缺傷毀偏
隻少無不足不具之類皆不得道左右忤
旨誤犯而死者不可勝紀東魏高歡諱樹

因以奴爲邪蓋僮僕未冠曰豎也然則忌諱之說三代時已有之特後世鄙淺更甚耳宋吳處厚靑箱雜記又載吳越間謂石榴爲金櫻劉家留家爲金家田家留[illegible]爲駐住夫婁者爲劉也或可通若金剛爲

廁牏

廁牏廁中受糞函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曹謂之牏此義爲正牆板汗衫之說俱非

身毒鏡

漢宣帝微時彼〻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綵宛轉繩繫身毒寶鏡一枚如八銖錢及紹大位常以琥珀笥盛之身毒西域國名即天竺二字也梁杰公知天竺國號謂此近見學者謾不知讀然酈道元注水經猶昧厥義似分身毒天竺爲二一何釋氏人信矣博物之難哉

大歸

古人以夫婦爲大歸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王景與袁鍾元常書近聞室人孫氏歸曰大歸也共經憂樂既久矣曷爲一旦離析以至于歸而不反乎不得而談哉書叙心據此則世俗歸寧亦曰大歸者義忠肥泉之義哉言出不祥所宜戒也

韓湘子

韓湘子于潮州示叔父昌黎詩云舉世盡
爲名利醉吾今獨向道中醒他時定見飛
昇去衝破秋空一點青此二十八字仙傳
拾遺所不載何也然未嘗言外甥不知僊
傳何據今廣記中錄其全文直以韓愈外
甥爲題矣

浮沒

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見交態

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此六句翟下邽署門語也劉向說苑又增一浮一沒交情乃出八字浮沒者豈即升沉之義歟

夜航

余第聞皮襲美詩明朝有物充君信瀋酒三缾寄夜航而絕不聞古樂府有夜航船曲輟畊所載出何典耶錄此質爲攜酒三樽尤可笑矣

王子喬

仙人王子喬周靈王太子也與葉令王喬截然兩人前後不同時乃唐人宋之問爲兗州司馬祭王子喬文首云夫惟仙君神化寥廓昔爲葉宰蒞此郛郭謁帝乘鳧竄大控鶴王以爲棺言降楚鄉壯自成壠人知東岡云云一篇全似祭王喬文稹申不應作王子喬是誤爲一人矣

銀床

銀床井欄也古樂府淮南王篇有後園鑿井銀作床金缾素綆汲寒漿而唐令狐楚詩玉筯千行落銀床一半空直用作思婦空床故事不妍之甚乎按元人小說載嘉祐中河濱漁人網得小石碑題二十字云雨滴空階曉無心換夕香井梧花落盡一半在銀床味其詩大有致不類唐以後人